宋史翼

宋史翼卷十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按察使銜歸安陸心源輯

列傳第十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宣和進士調婺州司兵參軍遷仁和令建炎初杭卒亂躬率弓手土兵捍截有功改宣教郎罷爲左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四年高宗幸永嘉以趙鼎薦除秘書郎五年除祠部員

外郎兩浙名賢錄參中興館閣錄咸淳臨安志繫年要錄奏言役法以十小保爲一大保而保有長以十大保爲一都而都有正正者必以物力之高人丁之多者爲之也然法久而弊人僞日滋富而與貧爲伍預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賂鄉佐求與富者爲伍焉於是富與富爲伍物力雖鉅萬而幸免貧與貧爲伍物力雖數千而必差蓋由猾胥造弊於排甲之初致使下戶受弊於被差之後征求之頻追呼之擾以身則鞭箠而無全膚以家則破蕩而無餘產思所以脫此者而不可得時則有老母在堂抑令出嫁者兄弟服闋不敢同居者指已生之

子爲他人之子者寄本戶之產爲他戶之產者或盡室逃移或全戶典賣或强通子弟出爲僧道或毀傷肢體規爲廢疾習俗至此何止可爲慟哭而已哉臣復覩紹興二年閏四月十日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上言欲不拘甲分總以一鄉物力次第選差非第一等不得爲都正非第二等不得爲保長其單丁物力應充者許其募人官司不得輒追正身臣詳其說實爲利便欲乞檢會參酌而行之庶幾可以厚風俗息爭訟安流移恤貧匱不煩戒勑州縣而弊源自塞矣是年四月改紹聖保甲法頗采用其說焉又言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惰話而無嫌臣之事君亦直言而無隱蓋天敘有典君臣父子皆天也內之事父外之事君其道一而已矣以唐虞三代之盛當時臣子若無可言者而賡歌之章告戒之辭惴惴然惟恐政治之不克終如曰無若丹朱傲又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荒於酒德哉舜聖人也成王賢君也何至於是以其平居相戒如家人之禮雖或過甚不以爲嫌耳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昃訪問羣臣亹亹不倦凡國疵時病吏蠹民艱二三執政暨臺諫之臣當自悉言之矣又令百官以次面對從

咨而咨問之尙慮四方之遠不及聞知乃延見監司郡守兼聽而廣納焉下至州縣一命之微草萊一介之賤賜對於庭殆無虛日是宜明目張膽輸忠竭誠盡於不諱之朝也議者謂崇飾虛言指摘細故姑爲文具者尙多有之至或專事導諛曲相怡悅冀得所則私計畢矣還視朝廷無一分顧恤心嗚呼陛下負羣臣乎羣臣負陛下乎臣愚欲望陛下因羣臣奏對之際察其似此者而罷黜之但使直聲日聞乃治世之事也八十九

又因轉對論幕官之賢否繫將帥之成敗選用賓佐不可不愼今三四大帥統重兵於外能

懷忠赤其濟艱難固無慮從吏之事矣獨未知賓佐皆能如孔戡否也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僚屬無賢不肖謂之從軍雖有賢如戡者往往未必屑就文武一道也何至如是之區別哉欲望陛下遴選老成練達之士往佐諸將稍優禮秩以寵其行遲以歲月不見闕遺擢居清要以示激勸使之身在幕府心係朝廷出有裨贊之益入有榮進之望上可以鞏固王室下可以保全功臣非小補也惟陛下留神甚幸要錄八十九又因面對乞重縣令之選因欲丐縣令以自效其言曰事有切於治道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

後沿襲視以爲常者監司守令而已至於縣令位輕責重尤有卑猥可憐者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悉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癃而暗懦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陛下憂憫黎元思得良吏以共理天下比降明詔銓量監司郡守以示黜陟雖資考應得才非所長者厚以祠祿終不輕畀之

其於縣令尤所遴選且令管職以上各舉所知所以惠顧斯民者可謂至矣然薦章之上今旣數月孰當孰否缺然未聞豈所薦者皆不得其實抑將有以處之而臣未之知也人固不易知言固不可盡信曷亦參酌衆言斷以聖意曰某人某人可爲監司用某人之薦也某人某人可爲守令用某人之薦也少須歲月以觀能否治狀尤著者受進賢之賞廉聲不聞者被謬舉之罰周官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不任之罰其得而辭乎近世薦舉率親故之私迫權貴之請辭有出於公者至其贓敗事在有

司乃始以狀首免曰今聞某人改前云爾蓋由犯贓同罪其罰太重遂使令與久爲虛文且如近日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枉法受贓流配海外若使舉者同罪事亦難行議者欲止於降官或薄罰以愧恥之期在必行不許首免人亦孰肯輕於舉人自貽他日之差乎況今歲亢旱所及者廣穀米登場民已告飢撫字凋瘵尤在得人臣才力綿薄不敢爲其上者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效倘能布宣德意少裨聖治他日備陛下使令復未晚爾臣承乏郎曹求爲縣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

重在郎官以斯民爲重則重在縣令夫亦何常之有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蓋非以郎官爲重重其出宰百里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九十九旋改司勳員外郎五年六月充檢點試卷官旋移尚書吏部員外郎六年試太常少卿一百三七年以毋老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一百八以趙鼎再相召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建言禍亂未平不足憂風俗未革深可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皆廢而逐之輩出輩入相傾相擠

彼一以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是非至於今未決也遂使
陛下願治之心憒憒然無所底定而在位之臣亦或
畏首畏尾不敢展四體以從事蓋懼後患之必至也
嗚呼士大夫如此亦已甚矣今日何日而忍為是哉
臣願陛下禮貌大臣進退以禮唯當疇咨於未用之
前不當致疑於既用之後誠得其人則委以庶政責
以成功使夫讒間之口不得以入焉必不得已而罷
出之姑示涵容而露彈章於天下如漢故事策免三
公但以陰陽失度盜賊未弭為言雖不斥言其罪人
亦自知之矣孰與淫言醜語狼籍白簡內見侮於中

國外取笑於强敵使之輕其臣以及其君乎於所行之事不必概廢問其當否可也所引之人不必概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皇極建私黨銷而風俗可革矣一百十六秦檜主和議季仲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彘搏虎伏雞搏狸夫彘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爲貪虐以吞噬中夏自入觀之誠强矣然中原之地爲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於衆曰金人殺爾父兄繫爾妻子燔爾廬舍奪爾財寶責爲不共戴天之讐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

此眾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縉紳士大夫率以有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爲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然可謂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裔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攘强敵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與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吳

王闔廬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爾忘越王之傷爾父乎卒能破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之敗也喟然歎曰吾終乎此卒能滅吳於姑蘇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爲安以亡爲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眾乘其怒心而爲之何遽不爲福乎建炎二年冬蒙恩召赴楊州聞知道路未知信否且去歲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撤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北也舉斯心以感眾人之心赫斯怒以激眾人之怒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何疑之有臣未塡溝壑庶幾或見之八年

二月御史常同劾之罷爲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旣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僞之士坐奪職一百十八戊午復左朝奉郎知婺州一百二十二尋改處州復以直秘閣奉祠遂不復赴季仲故後吏部尚書何溥爲之請三十一年詔與恩澤一資一百八十九參兩浙名賢錄

弟叔豹字德惠政和六年進士建炎四年知慈谿縣廉明勁直金人破明州以修職郎蔣安義知州事且授以兩浙轉運使印二月甲申叔豹引鄉兵入城執安義奪其印誅金人之在開元寺者紹興元年除秘書省正字明年除校書郎六月除監察御史九月出

爲湖南運判常同奏言叔豹登第遊梁師成之門以改正太清樓書籍改官遂罷五年起爲左朝請郎提舉江西茶鹽明年知饒州八年除福建路運判中興館閣錄參繫年要錄兩浙名賢錄

馮時行字當可四川壁山縣人宣和六年進士居縣北縉雲山中因別號縉雲建炎中調奉節尉壁山縣志紹興中官江原丞五年川陝撫諭楊愿薦其才行詔赴都堂審察旋擢左奉議郎知丹稜縣八年召對時行奏言金人議和何足深信必緣初廢僞齊人心未固深恐陛下乘其機會殄滅有期如奉迎梓宮在陛下

之心至切至痛故以爲辭延引歲月待其撫循既定狡計既生然後牽其醜類送死未遠陛下可否逆招其情深之爲備臣竊見以前備禦尙爲疎闊自建康以屬海道臣非親見不敢妄陳自西蜀以至江東臣請論之吳玠一軍在梁洋之間凡五千餘里至鄂州始有岳飛又三千餘里至建康始有張俊陛下雖以淮爲屛障然東南形勝實在長江今岳飛屯鄂渚實欲兼備江漢襄陽有警比岳飛得聞往返三千里束裝辦嚴非一月不至荆襄而敵騎近在京西輕軍疾馳不數日而遂涉江漢萬一舉偏師向江漢連綴岳

飛而以大軍向襄陽中斷吳蜀當是時吳玠不能舍梁洋而下岳飛不能舍江漢而上敵騎盤泊荆南可以控據上流震驚吳會或徑趨潭鼎橫涉饒信可以直乘空虛擾我心腹備禦如此似亦疏矣臣願陛下先事制勝選知兵大臣分重兵以鎮荆襄倉卒有警荆襄事力足當一面而岳飛得專力於江漢之間若兵有統不可遽分亦宜嚴戒岳飛及茲無事預思方畧上諭以爲親屈已之意時行引漢祖故事言之上慘然曰杯羹之語朕不忍聞蹙頞而起乃命進秩擢知萬州要錄一百二十五州有舞陽侯廟時行至以噲從高

祖入關萬州非噲所至必夷鬼所假託撤其祠夷堅志
十一年轉運判官李炯聞萬州有積錢思僞爲羨財
獻於朝以固寵風時行取之持不可炯怒時招置飛
虎軍五百人自衛跋扈令取勘錄事參軍譚俣當治
其事謂人曰三巴嘗憐無賢守今萬幸得賢守反擠
之何以見長老子弟卒不肯傅致爲炯爲提刑何麒
劾罷時行以不附和議爲秦檜所惡亦勒停自是坐
廢者十八年檜死二十七年起知蓬州王珪復論招
軍事到任七月而罷二十九年以王剛中薦知黎州
稅米無正色每石理錢計十三千重困民力今已令

百姓充土丁者每石輸錢八千不充者輸十千乞爲定値又乞禁官吏誅求土丁紅桑影木酥果之屬其應於互市物貨仍不許見任官收買皆從之時行爲人廉正而用法頗嚴前是夷人入州互市者率肆橫難制至是讋服要錄百八十七三十一年金人敗盟上記其名召赴行在至建康以疾不能進乃上疏曰敵決敗盟望移蹕進幸建康下罪已之詔感動中外願與社稷俱爲存亡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今之形勢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可

到蜀雖險阻形勢迫促如鼠入牛角必不敢久將士
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爲盜賊大事去矣又沿邊
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尚多疏闊荆南兵弱循贛將
士不服李道節制緩急豈能爲用鄂州田師中老且
病上流重地恐不可保願以李顯忠代之劉錡有威
名借其聲望不當便置之前行張浚憂患頓挫更歷
已無年少輕銳之氣願陛下舍一已之好惡勉用浚
以副人望決能使軍民回心踴躍鼓舞其效亦非小
稍財用在今日最爲難事宜省官吏減州郡冗卒陛
下痛自撙節裁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清心寡欲疏

遠閹寺與賢士大夫骨鯁謀議之臣共濟艱難然後
命大臣留守宮闕陛下如建炎之初馬上從事以數
十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荆襄無有定處使敵莫能
測今敵使已還臣料朝廷必有大措置一新天下耳
目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廟堂之議猶欲遣使祈
請冀和議可以遷延以臣計之萬無此理臣紹興初
蒙陛下召對時敵適請和臣以爲疑至煩聖訓以爲
親屈已之意然和議既成無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
有驗於今日今敵既敗盟臣又以其狂愚冒瀆聖聽
望陛下特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

異日也要錄九十二疏奏改知彭州旋擢右朝請大夫提
點成都府路刑獄經劃邊事井井有條後以爲法經
界法行雅州姦弊最甚跬步之田受倍蓰之稅連阡
陌者以巧倖免民如蹈水火時行按部奏革之民慶
更生隆興元年卒於任民立祠祀之建炎要錄參蘆射古城馬侯廟
碑時行傳譏定之易著有易論二卷嘗言易之象在
書易之道在用其學傳之李舜臣又曰趾所以行輔
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輔雖言猶不言
也故能時行時止靜而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經義考參困學
紀聞其文議論偉然朱子稱之以不尋一見爲恨朱子文集

著有稽雲文集四十五卷宋史藝文志

王之道字彥猷無爲軍人宣和六年與兄之義弟之深同舉進士第稽紳榮之榜其所居曰三桂靖康初調和州歷陽丞攝歷陽令尋丐罷奉二親還鄉建炎三年金人陷無爲軍守臣李知幾南走之道率族黨保胡避山使之深居守自以兵法部其衆轉戰於外且誘鄉民運粟於山能致一石者與其半故糧不乏山西有毛公寨李伸圍之急之道以精卒從間道出不意大破之時盜賊蜂起殺人如麻獨在胡避者得免鎮撫使趙霖以便宜檄攝無爲軍拊摩瘡痍招集

流亡境內帖然有僞爲皇姪奉徽宗詔領大元帥者
移檄州郡之道引焉不疑辨房園事抵鎮撫司擒送
行在所果得其奸紹興二年霖以守胡避功聞於朝
特改左宣議郎進承奉郎鎮撫司參謀官紹興六年
五月知開州一百八年通判滁州時方議和之道移
書吏部尚書魏矼諫議大夫曾統言辱國非便又投
匭上書言敵有五敗陛下有五勝雖敵強且衆固無
能爲也而我有未必勝者三又不可不知也且敵專
事攘竊而陛下一本仁義此道勝也敵專務奸詐而
陛下一本忠信此德勝也敵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

羊殺人如草菅而陛下視民如傷不憚屈已增幣俯約講和之請冀與天下休息此仁勝也敵自烏珠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下則殺親族以播虐而陛下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遷之難此義勝也敵前後專以和親欺罔國家陛下頃緣王倫爲地復與之和當是時下而樵夫牧子皆以敵爲得計而陛下失計然和必至於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今敵曾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犯臣然後知敵人今爲失計而陛下此爲得計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

今諸軍大會境上而不置統帥一也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隸諸將不爲不親附而罰終不行二也今日之兵隸張俊者則曰張家軍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隸韓世忠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讐相防如盜賊自不能立功備備然惟恐它人之立功而官爵軋於已也平日猶或矛盾若此使其臨大利害安能保其不自爲敵國邪此其三也臣願陛下自謀諸心選擇耆德素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筮謀及士庶授以斧鉞俾統六師自閫以外咸得專之臣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嵩爲有周美矣願陛下斷自宸衷而

必行之並繳所與魏矼曾統書大忤秦檜意十年七月降一官送吏部與小監當差遣要錄一百三十七尋責監南雄州溪塘鎮鹽稅會赦不果行遂絕意仕進卜居相山之下自號栖山居士以詩酒自娛凡二十年檜死起知信陽軍紹興三十年至郡明年金人敗盟詔沿邊爲守備之道疏言應敵之策不報建康都統請拘沿江舟船毋泊北岸轉運司以朝旨移郡之道奏言拘者小則失人心禁商旅則走官課大將措置乖謬貽敵笑侮鄂州都統乞團結湖北保甲遇征行許充本軍鄉導之道奏言統帥所謂鄉導是驅百姓爲

先鋒耳朝廷是其言事俱寢除提舉湖北常平茶鹽兼攝鼎州有僧崇一居桃源以妖惑衆之道召致獄民爭言僧有神術治之將不利於公之道不聽獄具流筠州卒無能爲民乃大服除湖南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旋以朝奉大夫致仕之道質直剛勁尙風節平居恂恂氣和而色溫至臨大事區處剖决多出人意表嘗以策干趙鼎張浚李光思欲與共功業和議成爲檜所厄晚守邊郡持使節可以有爲而之道老矣乾道五年卒年七十七尤袤王公神道碑參繫年要錄

邵溥字澤民洛陽人堯夫孫伯溫子也宣和七年累

官禮部員外郎借太常少卿充送伴金國使靖康元年爲戶部侍郎僞楚時權戶部尚書建炎元年五月兼京城副留守擬遣使金軍祈請二帝溥辭乃黜知單州旋罷爲朝奉郎提舉亳州明道觀四年正月再責汝州團練副使陝州安置紹興元年三月復朝請郎祕閣修撰三年二月復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大平觀四年四月充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旋參議都督府軍事五年三月兼權川陝宣撫副使置司綿州一應軍期錢糧事與吳玠通行主管時寓居犍爲縣故就用之十月詔溥同提舉買馬官趙開措置節

永康軍威茂州置場以茶博馬俟就緒日起綱赴行在溥因言探報慕容洧常有窺伺疊宕州侵犯川蜀之意雖未委虛實不可不過爲隄備議遂寢要錄九十四六年正月試尙書禮部侍郎仍兼參議軍事旋除川陝宣撫使幹辦公事四月起爲都督府幹辦公事七年二月充徽猷閣待制知衢州溥乞外宮觀尋改眉州七月上其父伯溫所著辨誣三卷八年正月召赴行在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未識溥故召既溥以疾不至乃除提舉江州太平觀居犍爲十八年卒繫年要錄參畫權

溥弟博字公濟屢官右朝奉大夫主管襲慶府仙源縣太極境居犍爲紹興八年十月以趙鼎薦召對上諭曰知卿能文大臣亦都言卿能文者明日顧二相曰邵博不止劄子好語言皆能成文乃詔博祖父雍道德學術爲萬世師父伯溫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不忝祖父賜同進士出身時博病新起上又命近臣往問賜以金嬰神丹九年三月除祕書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上屬意史官顧博甚寵賞賜御府法書黃金器皿錦綺珍劑而言者論其過五月出知果州旋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先是直徽猷閣程敦厚廢

還里居專以持郡縣短長過賕謝爲業及博爲守貌禮之而凡以事來輒不答敦厚銜之會直徽猷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吳垌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郡取俸博獨不予敦厚知垌怒乃爲匿名書訐博過惡及其帷簿等數十事遣人持置成都客舍垌得之大喜劾于朝詔罷博令成都府究其事前是垌已捕博送成都府司理獄提點刑獄公事周綰知其冤亟詣獄疏決博乃得出閱實其事但得以酒餽遊客及用官紙劄過數等事獄上博坐降三官要錄一百六十三

二十八年降授左朝散郎卒于犍爲縣一百七十九

呂廣問字仁甫自少雋拔能文年二十餘貢太學登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改司理參軍治獄以情未始徇上官□權邦彥安撫江東辟爲幹辦公事李光繼至又辟爲書寫機宜文字及帥江西再辟主管機宜文字入參大政薦西北人材首以廣問應詔秦檜專且愎指以爲黨廣問與薦者皆罷去李光自是南遷且興大獄得其私書有所善姓名悉中以事廣問屏居黃山之隅怡然若無意於世者尋從吏部選知江州德安招輯流亡建學舍以教其子弟獄訟幾息邑人相與祠于學及檜死始召爲禮部員外

郎言者又詆爲禮部侍郎周葵黨與葵俱罷明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移浙西路入對言常平錢穀自軍興多用之以法嚴故不上聞今虛數未除恐緩急誤指揮上爲遣使覈其實遷本路提點刑獄兼權湖州除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副使除右司員外郎假某官充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除權禮部侍郎凡内禪典禮前未有者多所訂正且密議先建儲宮以示四方之信孝宗踐阼疏十有二事以獻其言深切皆留中不出尋兼同修國史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池州以病移知徽州歲飢損常平米價以賑民而任其所損

之數時州郡多獻羨餘廣問不肯曰無以使上知民之貧也其受知李光嘗勸其明公道而察附已者周葵與廣問平生交自貧賤至貴達未始一語相說隨而世皆目以爲黨隆興元年自徽州入對言致治之要以丙爲先收人心爲急而朝廷當守一定之論不可以變孝宗稱善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乞外祠進龍圖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六年卒年七十二南澗甲乙稿

譚章字煥之長沙人曾祖裕祖映父盛三世居鄉稱善人長者章隱居昭潭六十餘年專以求志爲事孝

於覩誠於物視聽起居必依於禮平居讀書自六經
諸子百家與夫天文地理星歷山經釋老之學務求
其義不爲循誦習傳故歷代治亂興衰之由人才善
惡忠邪之别祖宗以來因革罷行之政悉貫穿商榷
聾瞽牙頰間稠人廣衆縱談極辨聽者忘倦發爲詩
文高古精深根於義理無補於世者未嘗落筆於是
方數百里間有識者藉其教有材者賴其養不能仰
事俯育者待其振給鄰里之訟不能決者不之官府
而之章人尊仰之甚於父兄有老人黄升貸章錢百
萬行而遇盜盡亡之歸謝於章章曰幾累吾故人令

生還幸矣尚何言升感之爲文紀其事少警敏爲文立成以親老不可遠遊盡以所學付其子弟由是弟升子世勣皆擢進士顯於時遭靖康之變章痛哭一目喪明時世勣爲禮部侍郎數以書勉其忠義故世勣當僭僞時力起之不從至不食幽憤而死訃聞嘆曰吾子得死所矣不勝父子之情一已之私也爲國盡節死天下之公也吾何恨哉乃雪涕自慶不復戚戚於懷以世勣恩累封右朝議大夫後無疾而終壽八十六汪藻撰墓志

陳正彙瓘子福建沙縣人流海島十餘年靖康初赦

選授太僕寺丞時璀已前卒正彙痛不及見父遂得
心疾高宗聞其名召見上殿已不能對除直祕閣主
管亳州明道宮擢正彙子大方右迪功郎後為建州
通判弟正由紹興中提點廣西路刑獄弟正同歷添
差通判婺州直歲饑賑濟有方詔下其法於諸路二
十六年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對言縣令
之職最為近民令懲戒既嚴而不旌異循良望令諸
路監司采訪拔擢一二庶幾威惠兼行人知勸沮高
宗嘉納之尋權刑部侍郎遷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
承旨數月出知平江府移知太平州終知建甯府八闕

通志

宋史翼卷十終

男樹藩屏聲勳校字

宋史翼卷十一

誥授榮祿大夫頭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十一

江端友　張宇發　沈長卿

胡珵　陳剛　楊煒

江端友字子我開封人休復孫也自號七里先生父懋相有遺澤以遜其兄端本端友博學能詩與呂居仁相唱和隱居京城東郊封邱門外迎養所生母以孝聞守節自重躬耕蔬食素有高行蔡京欲辟之不能致靖康元年金人圍城上書論事甚衆而終不肯

一至公卿之門四月吳敏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承務郎諸王府贊讀上書辨宣仁誣謗其畧曰初元豐中高遵裕大敗於靈武責散官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位宰相蔡確以謂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卽建請牽復以悅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親也宣仁簾中宣諭曰遵裕喪師數十萬先帝緣此震驚悒悒成疾以至棄天下今骨未寒吾豈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乎卽日批出曰遵裕得罪先帝今來垂簾凡高氏推恩獨不可及遵裕確謀大沮後確責知安州作詩譏訕坐貶新州而邢恕乃確之腹心也偶與遵裕

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簾時不推恩牽復事激
怒之使上書言王珪曾遣邉裕之子士充來議策立
事邉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識字實怨教之爲書士
充疏遠小臣素不識珪珪安得與之議及社稷大計
又何從輒通宮禁語言且上書時珪士充邉裕亦皆
死矣何所考按臣竊聞元豐八年時政記即確所修
也其載三月中策立事甚詳何嘗有一疑似之言怨
之本心但謂不顯王珪異同則難以歸功蔡確而不
知厚誣聖母之罪大也怨之爲人非獨有識之士無
取其子居實亦不樂其父所爲也天下皆知之章惇

排斥元祐者也在簾前奏事悖傲不遜都堂會議以
市井語侮誚同列豈忠厚君子哉肉云極力以消除
徐王覬覦之謗惇與王珪蔡確同爲執政受顧命使
當時果有異同豈肯復爲此言乎則惄之謗可謂欺
天矣緣此紹聖中蔡卞獨唱追廢聖母之議賴哲宗
仁孝不聽其說不然人神痛憤失天下心爲後世笑
悔可及乎彼黜渡江寓居桐廬之蘆茨原建炎元年
七月召爲兵部員外郎八月爲閩浙撫諭使旋改禮
部紹興二年九月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五月
辛未主管溫州神主兼權太常少卿充神主神御提

點建言太廟典禮二事大略以爲宗廟社稷者天子之所守出命令須爵賞皆告廟而後行天子巡狩猶載遷廟之主以行示有所遵固未有遠寄於郡國不復近天子之居者也今雖國步未平然天子之居豈可無宗廟社稷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今臨安宮室略備矣欲乞行宮門內修創太廟務令近古質素不必華飾約用屋五十間不過費萬餘緡而使宗廟神靈依陛下而安所繫豈不甚重又伏見御名祝版稱嗣皇帝竊謂嗣字非所宜稱唐肅宗復兩京告廟祝文稱嗣皇帝顏眞卿曰上皇在蜀可乎亟命

易之今日之事誠大類此又本朝故事並用三公奉
冊寶而宰臣執政官攝之以重其事今太尉不得爲
三公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亦令從舊事下吏禮部
太常寺討論三年十二月營宗廟于臨安以三公攝
奉冊惟祝文稱嗣如故端友無妻子四年卒於雁宕
山中繫年要錄七又十三又五十八又六十又七十四參書錄解題潤泉日記兩浙名賢錄續資治通鑑長編四百八十六靖康要錄

張字發字叔光會稽人舉進士調和州含山主簿溫
州瑞安河南府登封兩縣丞監炒造丹粉所京東排
岸司靖康初元以李綱薦召對除都官員外郎金人

再犯闕詭執和議要大臣宜諭兩河上以命聶昌耿
南仲皆辭惟中書侍郎陳過庭請行於是宇發爲副
拜徽猷閣待制已而分過庭往河北而宇發往河東
會虜情中變鑾駕北狩兩人皆已銜命在道遂繫留
異域聲聞阻絕紹興十三年前禮部尚書洪皓還朝
言宇發自蔚州歿於雲中見其櫬旅寄荒寺攜至燕
山授僕人徐禹功使葬焉因再疏請褒贈時相秦檜
沮抑事不果行檜薨皓子翰林學士遵言宇發執節
歿身南北阻遠計不及時未蒙贈䘏於是詔贈左朝
請大夫職賜如故仍以致仕遺表恩官其子孫焉會稽

沈長卿字文伯號審齋居士書錄解題歸安人靖康元年

上書曰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沈長卿謹

昧死再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觀自古天下國家所

以敗亂而不可救者始於人君賞罰之不明也蓋賞

罰者人主之大柄古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

市與衆棄之欲其合天下之公心不敢有異議而已

舜之舉十六相也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八愷其竄四

凶也天下之人謂之檮杌謂之饕餮夫八元八愷檮

杌饕餮非舜舉之也天下之人共舉之也非舜罰之

也天下之人共罰之也聖人賞罰之柄如此漢唐之
末時君世主昏暗不明賞罰之柄奪於權臣其所賞
者未必有功也所罰者未必有罪也賞罰不明天下
解體亂亡隨之如漢之哀平唐之懿僖此數君者未
必如桀紂之暴亂酷虐惟其賞罰不公使忠臣義士
啣恨而死是以至於滅亡爾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之
初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當取法於堯舜可也而比頒
明詔前後或異若有姦邪罔上之臣乘擾攘之際亂
陛下之聰明者臣少負耿介慕劉蕡賈誼之言得事
君之節而小仲舒之論緩而不切憤然有意於劉賈

臣請爲陛下直言而不諱也臣聞二月初五日陛下罷李綱右丞太學生陳東等率士數百伏闕上書極言李綱忠義李邦彦姦惡冀陛下聰明睿斷罷邦彦而相李綱以厭天下之論也於時京城百姓羣聚闕廷不約而來者幾數萬人仰天椎心祈哀請命莫不欲李綱之相邦彦之罷也洎陛下遣使宣諭復綱舊職衆志遂定其後乘時恃衆毆擊內侍蓋緣平居細民受虐之深積怨之久今日我虜擁兵困辱中國奪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故危疑之間發其至痛以至於是非人有所教而爲之也夫舉數

萬之衆不煩召而羣聚帝闕若出一家曾無異意者
豈陳東一布衣寒士所能驅率哉蓋其平日公論如
此不勝其忠義憤激之切欲訴於陛下爾語說無知
之人阿附邦彥自植朋黨不問士庶所以伏闕者何
心所言於天子者何事中外憤駭里巷蕭然數舍一
空臣始聞之而驚中聞之而疑卒聞之而解以爲布
衣書生以忠義被戮得與龍逄比干並名書史乃萬
世之榮然天子聰明仁聖今日之事當自有以辨之
必不惑於佞也其後學官黃哲等待罪陛下親降聖
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

義所激爾等何為待罪宜速安職曉諭諸生太學之士仰觀聖訓感激流涕如蒙異恩謂陛下好賢樂善之誠如此自今以往天下忠言讜論日聞於九重必不至鉗口結舌如前日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稱誦未已詔墨未乾陛下復降御寶以諸生伏闕係赦前已放罪更不根治今後如或不改復出鼓唱亂朝廷紀綱當議極刑又覩殿前司牓示備載御寶以士庶有以伏闕上書為名者意在作亂今後如更似此之人仰三衙收捉並從軍法令王宗濋斬訖聞奏臣雖至愚心知前日姦邪之人重以變亂之說惑陛下者

是致陛下德音終始反覆之如是也臣觀秦始皇雄才大畧英睿之主也一用趙高李斯遂以上古爲不足學三代爲不足法盡取上古之書而焚之當時天下之士有復於上者皆以爲妖言使御史按問其罪羣聚而坑之四百六十餘人是忠臣義士被坑戮之禍遁逃竄伏甘心於隴畝之間不敢以儒自名其謀實出於斯高始皇信之而不悟也天下士既已盡去始皇於是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遊不息恣所欲爲而無敢有言其非陵夷至於二世不改始皇之業以致大亂輟耕隴上之徒奮臂一呼天下響

應禍在焚書坑儒而已今姦邪之人欲罪伏闕之士而陛下得此名於後世臣所爲捫心痛哭思欲犯顏逆鱗以自踴於鼎鑊也夫人主所示天下者賞罰也某人當誅必明其可誅之罪功罪不明而妄與賞罰使天下歸怨則謂之暴君可也陛下如以前日之事爲可赦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赦乎以後日之犯爲可誅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誅乎且既名之爲忠義則不當罪之以刑法既置之於刑法則不當名之爲忠義以二者不可兩立也陛下前詔既以士人爲忠義則後日以犯詔而誅者乃以忠義

就刑也忠義者旣不保其首領不忠不義者陛下將何法以加之乎雖然作福作威人君之大柄則殺士之名臣爲陛下過有所惜者萬世之後陛下有殺士之名臣恐自此天下四海忠義之士望風股慄且耕且釣不肯爲陛下用也臣又聞陛下虛懷側席登用儒臣擢徐處仁唐恪等於閑散之地而置之輔佐至於范宗尹朱夢說劉甯止之徒盡蒙號召將以大用是陛下欲盡求天下忠義之士也忠義之士聞詔未起陛下罪言者之名已聞於天下彼數人者敢再信於陛下乎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其間姦臣迎抑

忠義之士以言獲罪致斥逐者固多矣然未有如今日之詔欲置敢言之士於極刑也而陛下何獨忍爲之乎臣聞自古賢人君子未嘗不欲其君用者惟其待之不以禮遇之不以誠是以懷鉛抱槧日甘於海濱巖穴而不出也人君惟盡禮而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猶懼其不至況示以刑威欲致忠賢之士不亦難哉昔燕昭築黃金臺禮郭隗而四方之士莫不奔燕齊小白禮九九之術而四方之士莫不奔齊彼區區霸者之材非有二帝三王之道德也徒以禮賢下士樂爲之用臣願陛下念臣之

心察臣之言特降聖旨追改前詔優加褒揚使天下之士不至於解體則陛下可以得四海之心建長久之策而享萬世無疆之休矣臣又觀前日宰相吳敏有爲李邦彥辯奸慝暴白功狀大書文牓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聞邦彥自布衣時不修士檢放僻邪侈無所不爲挾娼優於酒肆逞顏色於庭闈其淫言媟語往往流傳人間有不可聞者其後一時遭遇旋致顯位而阿諛順旨偷合苟容坐視姦邪之臣開邊致釁曾無一言規救人主此乃持祿養交冒利忘恥之徒耳而敘方且以功狀揭之市朝欺罔文

法愚弄天下未有若此吁可怪也且宰相天下之屬望任相不賢則天下之人得以議者昔楊綰爲相崔寬爲之毀第觀黎幹爲之減騶從郭子儀爲之撤聲樂當時公卿大臣猶畏憚之如此今邦彥身爲宰相而百姓遮道嫚罵甚於奴隸疾走省闥掩關自遁其爲辱亦甚矣臣聞司馬光爲相天下兒童走隸亦皆稱頌使邦彥而果賢也則天下之人當自知之當自服之何必因敏言而後明哉就使如敏之言以爲邦彥畏愼太過緩於事機則邦彥亦不過蘇味道盧懷愼之徒耳以輔庸主且猶不可況可以輔佐陛下成

中興之盛治乎臣聞太學之論敏乃蔡京父子上答
密交奔走京門浸有年矣而邦彥與敏如左右手也
今所以曲爲邦彥强辯者正欲植黨自固邦彥去則
敏不能以孤立原敏之心本非爲朝廷論宰相實爲
身謀耳向使陛下不能獨斷而信敏之言復用邦彥
則姦臣浸漬事必有大於此者誠可爲寒心也臣觀
漢之元帝恭謹節儉當時號爲賢君而讒佞愚弄優
柔不斷故孝宣之業少衰而後世貶之蓋人君之患
莫不於斯二者願陛下乾綱夬決天下之事斷自宸
衷勿奪於讒佞勿溺於優柔則萬世之後皆知陛下

爲賢君矣豈特生靈社稷之幸哉臣爲此言臣之友有爲臣言曰子堂上有二親家唯四壁齏鹽太學苟爲升斗之祿將以養親而爲狂直之言上以諫天子下以忤宰相吾謂子無死所矣臣應之曰不然昔陽城爲國子司業召諸生誨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僕生平所志在爲忠與孝而忠孝不能兩立苟全一節雖死無憾天子仁聖如此而奸邪之人漸以浸漬使後世得以輕訾吾君今不言將何以戴天而履地乎雖以此受戮不猶愈於今之生乎是以不避斧鉞直書其事上干天聽雖蒙誅戮萬死無悔冒

價天威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二年第

進士吳興志累官臨安府觀察推官紹興元年上書論

范宗尹過失降監都稅務宗尹抗疏爲請乃寢二年

與虞澐同召試館職上論輔臣以長卿策問懷朋附

呂頤浩曰澐答所問長卿乃題外別敘四事皆自外

准備乃詔長卿已爲湖南安撫使李綱所辟令赴任

旋除左儒林郎婺州州學教授五年除秘書省正字

尋不行十八年以左通直郎通判常州三月以將作

監丞改判嚴州十九年十月罷嚴州圖經進左奉議郎長

卿嘗與李光啟云搢紳競守和親甘出婁敬之下兼

夷狄難以結信執虜吐蕃之給盟與其竭四海以奉豺狼之欲何至辱萬乘而下穹廬之拜秦檜惡之又與芮燁同賦牡丹詩有甯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鄰舍人所告以爲譏訕二十五年追兩官勒停送化州編管繫年要錄參輿地紀勝檜死復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十年葉義問使金辟爲書狀官云云燕而病比還卒於保州繫年要錄著有西漢總類二十六卷讀書附志春秋比事二十卷

胡珵字德輝毘陵人也詩文墨隸皆精好學于楊時尋以時命學于元城劉安世入太學成進士南渡初

李綱爲相程在其幕中汪黃惎之以陳東之上書也
程實視其草竄蒼梧已而東歸趙鼎入相召直翰林
兼史館校勘與張嵲同入書局未幾鼎去國張浚以
爲元祐未必全是熙甯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
表爲史官欲有改定程與嵲不可遂皆求去鼎再相
召二人書成講和之役程與同館朱松張廣淩景夏
常明范如圭六人合疏爭之其稾出於程手畧曰敵
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
和蓋其狃于饕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
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銳俟時而

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蓋今之和使卽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厭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吾爲母后爲梓宮爲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illegible]以逞將焉避之哉昔者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嘗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爲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爲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尙何太公之可還哉惟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

故卒能歷羽鴆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
太公自歸其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疏上秦檜大怒
然是時和議尚未定公議尚張但出之知嚴州而已
已而李光去國遂以珵爲其黨罷之飢寒困窮而死
所著有蒼梧集咸淳毘陵志參宋元學案

陳剛字□□四川井研人第進士建炎初爲晉原尉
時方用兵條五利八事以獻久之遷羅江丞以母憂
去紹興十六年投匭上書論恢復事大畧謂當以和
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疏入上諭秦檜令除郎官檜
不樂言剛資歷未深乃以左朝奉郎充湖北路提舉

常平司幹辦公事月諭臨安府臣遣人蹤跡使去而剛已間行出北關矣秩滿代歸遂不復仕後數歲卒於家剛爲人彊直登第三十年蒞官纔九考所至皆有可稱二十三年以左朝奉大夫卒於家要錄一百五十五又二十一

楊煒字元光常州晉陵人父植左朝散大夫避建炎之亂寓紹興之嵊縣遂爲嵊縣人少英爽有大志讀書過目已通文辭敏妙頃刻數千言以父任爲將仕郎調右廸功郎池州建德縣主簿辟蘄昌縣主簿監秀州海鹽縣鹽場丁憂服除監明州都酒務會李光

自知洪州除參政煒聞而喜曰吾鄉先生得位必將盡行平日之言上副吾君倚注之重下慰中外搢紳之望久之無所聞煒乃移光書曰屬者敵人求和乃遣詔諭使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諠譁議論不一閣下始來造朝遽復合爲一噤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實諂取執政爾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敵既襲廣陵又襲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比年以來敵人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國勢或至於遂强也汲汲然遣使見報以太上之喪以探朝廷意

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唱爲議和空我之國困我之師復割中原爲一大餌以釣江南且向竭中原舉天下實一燕薊猶不三年而遂弊況今欲竭江南偏在一方求實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來換度牒鬻官爵出賣戸帖預借和買頭會箕斂衰世掊克之法畧已盡行剝膚椎髓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出乎加之供奉禮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欲是以江海實漏巵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敵人並無須求煒所

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倘或梓宮可還眞僞未辨如爲所欺彼且恃爲大恩百索累至江南無立卓矣尙何有於中原哉自古違和結好講鄰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强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旦暮之存擒縱在彼是速滅亡而已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其寄耳曾何害於和哉南唐李煜嘗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救此蓋强

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非不甚衆諸將非不有人但當謹謀謨於帷幄收敵幣以賞將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深之不歸乃求臣事於敵人豈不哀哉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敵機陛下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顧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丞相蔡公方且含垢忍恥專爲誤國之謀傾心敵人猶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稱祿山非煒疏達之言能入也參政孫公煒之舅子平生蹇諤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今日之可任春秋之責者惟

閤下耳願閤下盡發敵人之詐歷告吾君罷絕使命收還金幣正天下之尊號薄敵人之聘禮設諸將兵備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為戰以待王師一切改轍而圖之如閤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必可信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實以與憲煒所不辭光得書不以為忤時紹興九年也旋監潭州南嶽廟遷右從政郎累知台州黃巖縣歲飢流逋滿道煒以便宜發粟賑之州將大怒方具奏劾會罷去事遂已縣有大渠納泉水而注之海歲久蕪沒為平地遇甚雨則水冒

田爲患煒率民田渠下者疏治之長十里深廣如其數又築斗門以時瀦灌並渠之田皆爲沃壤在新昌禱雨白鶴祠不應撤屋毀像犁其庭而去一邑大驚黃巖俗尚鬼一老巫縣人尊事之人有疾病禁絕醫藥惟巫之聽煒笞而逐之疾惡好善出於天性嘗讀史傳見大姦佞盜國威柄而不即刀鋸之戮者則奮怒起立拊几大呼天台守蕭振亦好事者每聞煒大言無顧忌則擊節稱善嘗薦於朝請改秩又得浙東提刑秦昌時同薦昌時者檜之猶子也密語振曰煒嘗書責李光及太師昌時義不當舉如待制亦不當

舉煒不聽俄縣吏有怨煒者得所遺光書騐告昌時
昌時以聞檜怒下煒大理獄飭有司發卒大索得所
草萬言書槖於笥中譏刺時政語益切十九年獄具
除名萬安軍編管煒徒步赴貶所至撫州大病土人
鄒陶見之舁至其家出白金以贈乃得去檜死放還
二十六年八月行次英州遇疾書四句偈而絕年五
十一 繫年要錄參赤城志孫覿鴻慶居士集楊君墓志

宋史翼卷十一終

男樹鏞校字